

敦煌诗赋残片拾遗

张新朋

(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文化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内容摘要 敦煌诗歌和俗赋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关成果也不少。但由于材料公布时间、敦煌文献多残片及研究者主观原因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相关的研究论著在各自所涉及的作品写卷汇集上很难做到尽敦煌文献之所有。本文即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认定了《秦妇吟》残片2片、《晏子赋》残片4片和《秦将赋》残片1片,并就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关键词 敦煌文献;秦妇吟;晏子赋;秦将赋;残片;考辨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1)05-0077-05

A Study on Fragmentary Dunhuang Poems and Odes

ZHANG Xinpeng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East Asian Cultur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 Research on Dunhuang poems and vulgar odes has an earlier start and has yielded many research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 materials were not open to the public, most Dunhuang manuscripts were not introduced as a whole, and opinions differ among the researchers.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have resulted in some limitations on the publications. As a result, they could hardly contain all the copies concerning their research subject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e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wo fragmentary Qin fu yin, four fragmentary Yanzi fu, and one fragmentary Qinjiang fu, and then studies the related problems.

Key words : Dunhuang manuscripts; Qin fu yin; Yanzi fu; Qinjiang fu; Fragment; Study

敦煌诗歌和俗赋作为敦煌文学研究的两项重要内容,人们关注较早,相关成果较多。就本文涉及各篇而言,若以1909年罗振玉《莫高石室秘录》所著录之《秦人吟》为国人知《秦妇吟》之始^①,至于今日《秦妇吟》的研究已有100余年的历史,王国

^① 刘修业认为罗氏文中的《秦人吟》实即《秦妇吟》,“盖因罗氏未见原书,或所闻有误,乃误为‘秦人吟’”,详见刘修业《〈秦妇吟〉校勘续记》,文载《〈秦妇吟〉研究汇录》(颜廷亮、赵以武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4页。

收稿日期 2010-03-23

作者简介 张新朋(1979—),男,河北省唐山市人,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敦煌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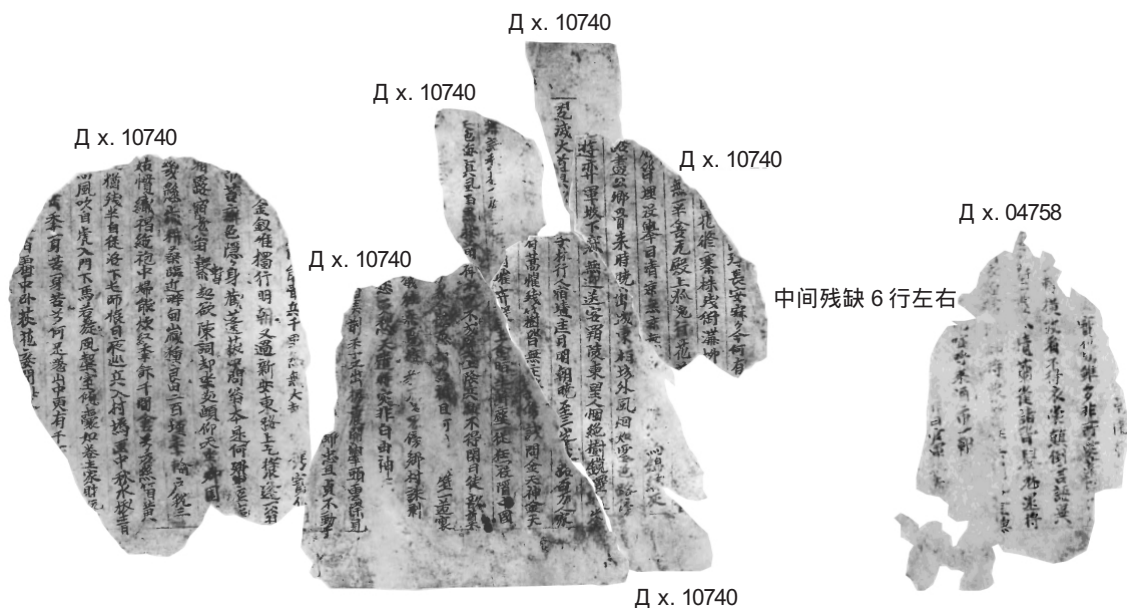


图1 D x. 04758+……+D x. 10740 +D x. 10740 +D x. 10740 +D x. 10740
+D x. 10740 +D x. 10740 《秦妇吟》缀合图

维、罗振玉、陈寅恪等诸多大家均就此篇有过专文研究。大陆地区 1985 年以前的成果已由颜廷亮、赵以武汇集为《〈秦妇吟〉研究汇录》,此后仍有《敦煌写本〈秦妇吟〉汇校》^[1]、《〈秦妇吟〉研究述略》^[2]、《敦煌诗集残卷辑考》^[3]、《敦煌写本诗歌续考》^[4]、《论中国古代第一篇小说化长诗〈秦妇吟〉》^[5]、《韦庄〈秦妇吟〉研究述评》^[6]等多篇成果问世。相比较而言《晏子赋》、《秦将赋》的研究虽然起步略晚,但也有《敦煌赋校录》^①、《敦煌赋研究》^②、《敦煌赋校注》^[7]、《敦煌赋汇录》^[8]、《敦煌的俗赋》^[9]、《〈秦将赋〉〈二师泉赋〉〈沧浪赋〉补校》^[10]、《略论敦煌本〈秦将赋〉》^[11]、《敦煌赋补校》^[12]等专门或相关研究论著多篇(部)。然由于时代及敦煌文献多头尾不全或无头无尾的断章残片的自身情况的限制,上揭诸多论著,在各自所涉及的写卷收集上并未能竭泽而渔——尽敦煌文献之所有。笔者在调查《俄藏敦煌文献》(以下称《俄藏》)过程中即认定了前人未曾涉及的《秦妇吟》残片 2 片、《晏子赋》残片 4 片和《秦将赋》残片 1 片,并就相关问题略作探讨,现依次阐述如下,以饷同好。

一 《秦妇吟》残片

1. D x. 04758+……+D x. 10740 +D x. 10740
+D x. 10740 +D x. 10740 +D x. 10740 +D x.
10740 ③

(1) D x. 10740 。D x. 10740 计有残片 14 片,其中的第 11 片,背面抄“之无”二字及另一字的习字。其正面仅存一行文字的上部,所存为“翠灭大□□”五字,有界行。《俄藏》未定名。今按此残片正面之文字出自《秦妇吟》P. 3381《秦妇吟》“霸陵东望人烟绝,树锁骊山金翠灭。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墙匡月”^④,可参。据此,可知残片行末乃“道俱”二字之残迹。又据该残片正背面所抄内容可以判定,其与《敦煌写本诗歌续考》已指出的同号的第 6、7、8、9、10 五片为同一写卷之裂,可以缀合(图 1)。

(2) D x. 04758 残片,正背两面书。正面,存残文 7 行,首尾及上部残,界行甚模糊,首行存某三字左部残迹,次行起“宝货虽多非所爱”,迄“□日官军收赤”,背面存“集行檀驰”等字习字 5 残行。《俄藏》未定名。今从残片正面所存内容判断,残片正面所抄乃《秦妇吟》之文字, P. 3381《秦妇吟》相关文句作“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脔。鸳帏纵入岂成欢?宝货虽多非所爱。蓬头面垢犹眉赤,几转横波看

① 潘重规,《华冈文科学报》第 11 期,1978 年。原文未见,此据《敦煌赋汇》转录。

② 陈世福,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78 年。原文未见,此据《敦煌赋汇》转录。

③ D x. 10740 D x. 10740 D x. 10740 D x. 10740 D x. 10740 五片的缀合,《敦煌写本诗歌续考》已完成。唯 D x. 10740 与 D x. 10740 的顺序前后失次,今予以调整。

④ 字下划线者,为参照本与本残片相应的文字,下同。

不得。衣裳颠倒言语异，面上夸功雕作字。柏台多士尽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朝闻走(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一朝五鼓人惊起，叫啸喧争如窃议。夜来探马入皇城，昨日官军收赤水”，可参。如此，则可知残片首行所存乃“戟围朝”之残迹，末行“日”上之字乃“昨”字。又该号字迹偏小，抄写较密，所形成的书风与 D x. 10740 诸残片缀合而成的文本相近；其中的一些文字的写法与 D x. 10740 诸残片基本相同，如该号“看得”与 D x. 10740 “不得闲”的“不得”，该号“皆鼠魅”与 D x. 10740 “皆埋没”的“皆”字及其他一些相类笔画；从行款来看，该号补齐残缺后所抄文字在行 18—24 字之间，这与 D x. 10740 诸残片行 22—26 字的行款大体相合；该残片与 D x. 10740 诸残片正面皆有界行，背面均抄有学童习字。通过以上信息，我们基本可以判定该号与 D x. 10740 诸残片为同一写卷之裂，可以缀合（图 1）。缀合后，该号与 D x. 10740 间仍缺“赤水去城一百里”至“沟壑渐平人渐少”等 140 余字，若依行 22 字计，残缺在 6 行左右。

又《敦煌写本诗歌续考》指出 D x. 04568 与 D x. 10740 诸残片可以缀合，但是从行款来看 D x. 04568 三行所抄字数依次为 15 字、15 字和 12 字，这与上揭 D x. 10740 诸残片缀合后行 18—24 字或 22—26 字的行款略有差距；再者，从整体抄写来看 D x. 04568 抄写略显稀疏且字形偏瘦长，与 D x. 10740 诸残片的风格也不甚相符，不少相类的字的写法也不太一致，因此 D x. 04568 与 D x. 10740 诸残片是否为同一写卷之裂似乎尚可进一步探究，故本文暂未予缀合。

二 《晏子赋》残片

1. D x. 00925+D x. 05174+D x. 10740 +D x. 05565

(1) D x. 05174 残片，存残文两行，首尾及上部残，第 1 行存“晏子对王曰梧桐 □”，第 2 行存“□大怕蛇蝎三寸”，有界行。《俄藏》未定名。(2) D x. 10740 残片，正背两面书，正面存残文 4 行，首尾及上下皆残，前两行所存依次为“何益得矩何嫌梁王曰不道 □(矩)”、“□(天)地之姓也。黑羊之 □ □”，末两行皆仅存文字的右部残迹；背面存“襦”、“今”习字各两行。《俄藏》未定名。(3) D x.

05565。残片，正背两面书，正面存残文 5 行，所存内容从右至左依次为“□虽白□”、“□□黑者先□(尝)”、“□三尺定四方麒麟虽少圣”、“□大鼓方之此言见大何益□”，有界行，背面抄“昔”字习书两行及某字习书的右端残迹。《俄藏》未定名。今谓上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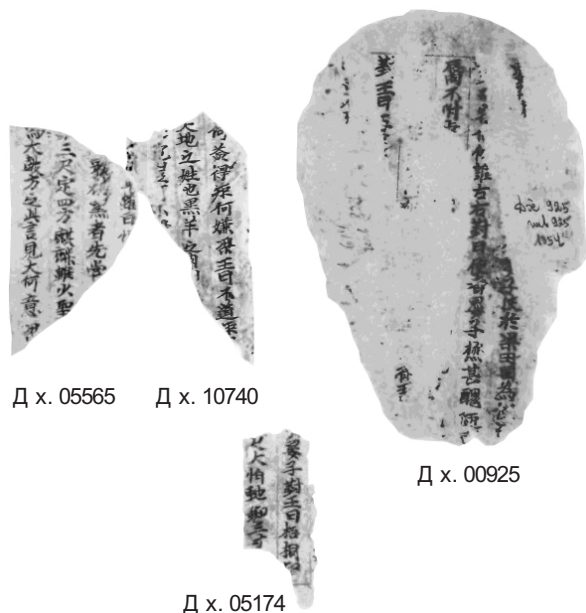


图 2 D x. 00925+D x. 05174+D x. 10740 +D x. 05565
《晏子赋》缀合图

三残片，皆《晏子赋》残片。P. 3716《晏子赋》相关文句作“晏子对王曰：‘梧桐虽大里空虚，井水虽深里无鱼，三寸车辖制车轮，五尺大蛇恨(怯)蜘蛛。得长何益，得短何嫌！’梁王曰：‘不道卿短小，何以黑色？’晏子对王曰：‘黑者天地之姓(性)①。黑羊之肉，岂可不食？黑牛驾车，岂可无力？黑狗趁兔，岂可不得？黑鸡长鸣，岂可无则？鸿鹤虽白，长在野田，丧车虽白，恒载死人。漆虽黑向且(其)前，墨挺虽黑在王前。采桑甚(堪)黑者[先]②尝。方知此言，见[白]③何益！’又晏子对王曰：‘剑虽三尺，能④定四方，麒麟(麒麟)虽小，圣君瑞应，箭虽小，煞猛虎，小[钺能]鸣大鼓。方知⑤此言，见大何益⑥！’梁王

① P. 2564“姓”作“性”。又该号“性”下有“也”字，与本残片同。

② “先”字据 P. 2564 补。

③ P. 2564、P. 3821“见”下为“大”字，与本残片同，S. 6332“见”下为“白”字，切合文意，此据补。

④ P. 3821 亦无“能”字，与本残片同。

⑤ “知”字 P. 2564、P. 3821 作“之”，与本残片同。

⑥ “益”字 P. 2564 作“意”，与本残片同。

……”可参。又,上揭三残片与 D x. 00925《晏子赋》残片皆字迹偏小,抄写较密,字形略扁,所形成的书风相似;相同或相近的文字的写法基本一致,如 D x. 0925 之“梁王”与 D x. 10740 之“梁王”(D x. 05565 末字“梁”、D x. 05174 的“王”字亦可与上揭二号的“梁”字、“王”字比勘)、D x. 05174 与 D x. 00925 的“晏子”等等,行款相类,各残片由残存文字可推知各自行款大抵均在行 25 字左右;再结合各片正面的界行及背面的习字判断,上揭四残片,乃由同一写卷撕裂而来,可以缀合,今依其行款大体推定各片关系予以缀合(图 2)。其中 D x. 10740 与 D x. 05565 可以直接缀合,而其第一行与 D x. 05174 的第二行为相邻的两行,但不能直接缀合,D x. 05174 与 D x. 00925 末行残迹“□□□□(门而入有)”(P. 3716 原文作“即从狗门而入,有何耻乎”)之间仍有一行残缺。

2. D x. 06013 残片,存残文 4 行,首尾及上下皆残,所存内容从右至左依次为“□何处乎”、“□来也晏□”、“是聪明□”、“遣□”。《俄藏》未定名。今据所存内容判断,该残片乃《晏子赋》残片。P. 3821《晏子赋》相关文句作“晏子对王曰:‘王若置造人家之门,即从人门而入;君是狗家,即从狗门而入,有何耻乎?’梁王问晏子曰:‘齐国无人,遣卿来也?’晏子对王曰:‘齐国大臣七十二相,并是聪明智惠,故使向智量之国去也;臣最无智,遣使无志(智)国来也’”,可参。又,据《晏子赋》文本及本残片残存内容推断,大体与本残片第 1 行相当的为“有何耻乎”句,而该号“耻”作“处”,因何而致,俟考。

三 《秦将赋》残片

D x. 10740 ① 残片,正背两面书,正面存残文 8 行,起“□□千群之□”,倒数第 2 行存“□国皆流血诸余弑”,末行仅存某 2 字右端残迹,有界行;背面抄“独曜班衣情”习字 7 行。《俄藏》未定名。今据文本内容判断,该片正面所抄乃《秦将赋》。P. 2488《秦将赋》相关文句作“刀从地劈,人仰天呼。拥千群之鼙武,坑四十万之勇夫。肉复热,刀复醒(腥)。草头浑赤,不见山青。父子一时从此没,不知何处认尸灵。龙竟鬪,用复征,深坑变作[活]人塚(冢),长城便是死人城。四面不[能]兆(逃)竄得,百里唯闻乞②命声。一半死,一半在,旋斩旋填深坑底③。兄以弟,父以④子,两两相看被⑤杀死。满谷只闻

刀剑鸣,[众]山遥遥觉血气。人已死,刀⑥复缺,独(毒)蛇孟(猛)兽争皆嚙。三年五岁肉仍残,千岩万谷⑦皆流血。诸余弑⑧道人皆过,只这一川行路绝”,可参。

以上《秦妇吟》、《晏子赋》、《秦将赋》残片的认定或缀合,具有如下意义:

(1)增加了三篇作品写卷的数量,在摸清敦煌文献中三篇作品的总数上向前迈进了一步。由于材料公布时间、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及能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敦煌文献的整理,通常是多人、多方、多时段进行,鲜见毕其功于一役者。本文涉及的七则残片的认定即是在前人基础上所做的拾遗补缺工作,为大家所向往的最后的成功添砖加瓦。文中能缀合残片的缀合,则进一步理清了所涉及作品不同写卷之间的关系,为三篇作品文本系统的梳理提供帮助。

(2)为三篇作品校理中的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资料。敦煌文献中不少的作品,传世文献皆无传本(本文涉及的三篇作品即属此种情况),人们对相关的内容比较陌生,而敦煌文献中所存的文本又通常是字迹潦草、笔画纠缠不清,且往往残损严重;加之整理者的主观因素,敦煌文献整理中常有不少的疑难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期待着新材料的发现。以本文涉及的《秦将赋》为例,该赋虽不长,但已知的三个抄本中,只有 P. 2488 一个全本,但其抄写潦草、差讹不少,因而诸家的校勘中存在不少的疑难。如张锡厚《敦煌赋汇》有“四面不比窠得”句,校记引潘重规《敦煌赋校录》校语云“此句有误”[8]314。伏俊琰《〈秦将赋〉〈二师泉赋〉〈沧浪赋〉补校》录此句作“四面不比窠爪得”,疑“比”为“庇”之借字⑨,释作“遮蔽、掩护”;据《说文》释“窠⑩”为“藏”;疑“爪”为

① 图版见孟列夫、钱伯城主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24 页。

② “乞”字本残片讹作“乙”。

③ “坑底”二字本残片作“𡵓坑”,然“坑”字右上方有一勾乙符号,则仍以“坑”字在上为当。

④ “以”字本残片脱漏。

⑤ 本残片“看”下之字为“觅”,似有误。

⑥ “刀”字本残片作“刃”,亦可。

⑦ “谷”字本残片作“国”,不知因何而致。

⑧ “弑”字本残片从“禾”,似皆“权”字形讹。

⑨ 《敦煌文学文献丛稿》,第 331 页。又此字《略论敦煌本〈秦将赋〉》径直录作“庇”。

⑩ 此字《略论敦煌本〈秦将赋〉》作“宝”。

“不”字形误,串讲句义为“言四面无处藏身也”^{[10]277}。付月卓《敦煌赋补校》此句作“四面不比窠得”,云“窠”乃“窠爪”二字合文,校“窠”为“实”,释“爪”为“抓”,串讲句义为“四周无所藏匿,如在秦军掌中一般,插翅难飞”^{[12]24-25}。原文句子不长,但解说却不少。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先从“窠”字看起。已知的《秦将赋》写卷中,唯P.2488存此字,作“窠”,字迹略模糊,结构不甚清晰,各家的分歧也就由此而起。而本文认定的Dx.10740此字作“窠”,乃“窠”字无疑,如此则“窠”、“宝”或“窠爪”合文之说自然无法成立了。那么“四面不比窠得”的“比窠”何义,仍令人费解,而Dx.10740“窠”上之字作“逃”,“逃窠”词义甚明。那么各家所录的“比”字又是从何而来呢?诸家所录的“比”,原卷作“比”,与“比”字手书略近,但并非“比”字,当是“兆”字,上文提到的Dx.10740此字作“逃”,可为旁证。盖因读音或书写之因素,抄手书“逃”字为“兆”(北新0866《李陵变文》“管敢怕李陵斩之,背军兆走”之“兆”字《敦煌变文校注》校作“逃”,可资比勘^[13]),而“兆”字手书近“比”,诸家误识为“比”字,遂有“比窠(窠)”之文,至此“比”字的问题亦已解决。如此则P.2488成“四面不兆(逃)窠得”,较之上下文之七字句,其中仍有一字脱漏,我们再来看Dx.10740,发现该号“不”下尚有一“能”字,P.2488的脱文也就自然明了了。至此我们才发现《秦将赋》此句原文实作“四面不能兆(逃)窠得”,述说的是赵卒面对秦军的血腥杀戮,无处逃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唯有嚎呼乞命的份了。正是Dx.10740的认定才使得P.2488“四面不比窠得”句的疑难杂症得以解决。

(3)为前人的校勘提供佐证。文本校勘通常要附有相应的例证,以阐明校勘缘由,帮助读者理解。但有时要找一个恰当的例证,却并非易事。就敦煌文献的校勘而言,若同一写卷内无法解决,那么同一作品的不同抄本若能提供佐证自然是最佳选择了。仍以《秦将赋》为例,《敦煌赋汇》有“龙竟𦘒”句,末字“𦘒”该书校记引潘重规校语云“不成字”,又引陈登福校记云“不识何字”^{[8]314};伏俊珪《〈秦将赋〉

〈二师泉赋〉〈沧浪赋〉补校》录“𦘒”上部的“日日”形部件为“明”,按语云“疑为‘鬪’字之误。敦煌写本‘鬪’字常写成‘門’字中加‘豆’‘斗’,与之形近”^{[10]276}。今谓伏先生的说解是正确的,但未能给出直接证据,终究有些遗憾。Dx.10740此字作“𦘒”,文字内部虽略有漫漶,但外围“門”字之形清晰可辨,由此可见前人所录之字形皆非原形。正是Dx.10740的异文“鬪”字为伏先生的校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除上揭“鬪”字而外,Dx.10740的“兄与弟,父[与]子”的“与”字可以校订P.2488的“兄以弟,父以子”的“以”,“毒蛇猛口(兽)”的“毒”、“猛”字可以校订P.2488的“独蛇猛兽”的“独”、“孟”亦皆属此类。

此外,上揭7个残片的认定与缀合加快了俄藏敦煌未定名文献的整理,也可为相关研究目录的修订与编纂及敦煌文献总目的编纂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1] 张涌泉. 敦煌写本《秦妇吟》汇校[G]//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7:311-341.
- [2] 张学松.《秦妇吟》研究述略[J].天中学刊,2000(1):62-65.
- [3]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4] 徐俊.敦煌写本诗歌续考[J].敦煌研究,2002(5):65-72.
- [5] 张学松.论中国古代第一篇小说化长诗《秦妇吟》[J].中州学刊,2006(6):178-181.
- [6] 张美丽.韦庄《秦妇吟》研究述评[J].文化学刊,2008(4):44-48.
- [7] 伏俊珪.敦煌赋校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 [8] 张锡厚,录校.敦煌赋汇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 [9] 伏俊珪.敦煌的俗赋[J].古典文学知识,1997(5):12-18.
- [10] 伏俊珪.《秦将赋》《二师泉赋》《沧浪赋》补校[M]//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275-281.
- [11] 伏俊珪,王思远.略论敦煌本《秦将赋》[J].淮阴工学院学报,2006(4):1-3,9.
- [12] 付月卓.敦煌赋补校[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 [13] 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143.